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户部類第七卷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户部一本整飭營務以固根本以永治安事看得兵以衛國食以養兵二項相須振古如玆矩意法久弊叢反致冒濫所從来矣乃今協理尚書目擊時艱條議四十二款然事屬兵部者聽其

題覆外所有支粮之苦具屬原屬本部者相應逐
款開列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戎政等衙門及移文京
營科道知會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一曰支粮之苦前件臣等看各倉支粮原無定
限必俟本部勘合始僉發票之期若值陰雨彌

辰頓改唱籌之候或扞狡委官窺避行私非指稱軍士未齊則藉口扑號未編以致朝更夕改甲冒乙粮如協所條議者以後啟粮本部先月預生各倉一奉勘合即限五日放完縱有陰霖毫無踰越至于衛官稍費則嚴緝革之條票銀止限二分以塞漁獵之竇上樹章程下昭法守武弁難行其射影寠軍亦免于啼饑矣伏乞

聖裁

一曰差馬之若前件臣等看得旌繁之獮必豫良牧芻稜之式防乎周官今協理戎臣敷陳營務至草料一節迺欲免給銅錢不則遵照時價所以軫貧軍而重芻牧甚盛心也但查草料每歲十月二月永給本色無容別議惟餘月折色銀錢五月三七兼支且每歲五十作銀一錢此

題

准舊例遵行已久若照時值以六十文抵銀一錢

每年共約加錢六百六十餘萬文又可作銀一萬二千餘兩矣雖萬騎在厩當先收圉之圖而九府其空誰為晁輸之策合無給銀錢一一如舊例按月支發無至愆期仍候

帑藏充盈徐為酌處庶軍心稍貼而

國用無虧矣伏乞

聖裁

一曰月粮宜較也前件臣等看得坐放月粮往

時即有美惡大較未甚還庭惟昨霪雨瀰漫萬艘俱浥然兼以登度時迫一晷為限既難照例挨陳勢必今春盡放連厫累月糜爛頗多軍士安得不譁奴稱困也但此乃百年僅有之災未可為歷歲相沿之苦耳合無及今糧運屆期本部嚴行通糧廳及大通橋以後務照米樣細驗無差方許起剝仍行各倉監督晒揚如法方許收厫倘有官旗插和潤濕者即時申呈重究責

買上米補之庶廩盡全消而禁軍知禁矣若謂漂流濕潤每歲未必其全無則預放之期請定于正十兩月是亦變通之一法也伏候

聖裁

一曰行粮宜折也前件臣等看得營軍既有月粮開操復有行粮惠廣投醪勇增超距非以養奸而滋蠹也通來營官造冊愆期散操領米肥小人之腹脧武士之青蚨實陳陳軍心睊睊誠

有如協理戎臣所臚列者但欲改爲折色則每
年可得銀三萬四千餘兩方足敷支之數當此
太倉如洗
國計蕭然尚求節縮于環中安能強支于額外此
必不得之數矣惟是給米一節容臣嚴行各倉
責令各營先期造冊當日關支苟有逃亡不妨
生扣庶奸弁寒心可免甲乙冒支之弊而貧軍
素飽必無唐癸呼號之艱矣伏乞

聖裁

臣按尚書李化龍數在行間留心兵食故其京營條上切中事情司農議覆時有出入亦窘于財匱不能盡見施行也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户部尚書李汝華一本極太倉匱乏之餘竭軍餉急需之策仰祈

聖明權時通變酌盈濟虛以固

封疆以奠治安事臣自遼事阽危以来心膽俱裂籌畫罔資隨于閏月初十有

國憂方殷一疏于閏四月十九日有議處六款一疏于五月二十日有議處十餘款一疏俱已奉

旨允行又于六月初四日有請留稅銀一疏初七
日有急借部寺現銀一疏凡臣搜括于庫藏督
責於省直湊借於南北部寺亦既智盡能索不
能逃
皇上之洞觀矣今遼既喪孤城又起三堡彼如生
翼之虎莫之敢攖我反為游釜之魚殆難自脫
東事之難支已見其形
神京之搖動須察其影則今日之議餉非但為援

遵也更有
根本之深圖焉無奈設處難有多端緩急殊難猝
辦臣又安得不仰
天而疾呼瀕首而陳請蓋與其坐而待變徒貽悔
於將來孰若變以行權且通融于今日臣自累
償措處之外再無坊以資點化而惟於彼此輕
重之衡敢悉計而撤
聽聞臣考周官大司徒以辨壤制地為職而自大

府外府内府靡費轄也外得以稽其所入而漁獵不行内得以禁其所出而窺竅自思周家綢繆于國計而寬然玖年之畜以此也今日臣姑榷外庫之朽藏及一二折支而榷為挪移可乎臣姑備陳太倉之出入及物料之征改而求

皇上軫念挪移可乎夫太倉歲入僅三百八九十萬歲出邊餉三百八十一萬及一應庫局内外等用約四十萬兩實共四百二十餘萬則出浮

於入矣復或遇有饑荒出者必不容減而入者
必不能盈故匱竭所從來也乃今日之太倉何
如以
内供言之查萬曆二十六年間臣部進過
大工鋪宮各庫監局錢粮共八十七萬六千三百
七十五兩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共進過
冊立分封冠婚
典禮各錢粮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

七兩二項共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兩

盖幾盡一歲之入以償之者也往年

皇上婚禮不過十萬

潞王用止九萬至三十一年

福王婚禮又進過四十餘萬三千周已數倍

皇上矣

聖母兩上徽號前後共四十七萬有餘及

聖母升遐所費香蠟等項又約二十二萬矣

長公主婚禮用十三萬五千兩
七公主婚禮共折觧十萬兩餘今
瑞王婚禮又用過十萬兩餘矣且金花歲增買辦
銀二十萬兩自萬曆六年至三十三年止約進
五百餘萬矣是為虛外以實內而太倉竭矣以
邉餉言之九邉十三鎮原額隆慶年間每歲共
止二百三十九萬有奇今已增至見在額銀共
三百八十一萬九千二十九兩餘民粮尚不與

馬比之隆慶原額各鎮已增年例銀一伯四十
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兩餘矣是日虛內以寔
外而太倉又竭然而又有借支馬蘇州府不題
請借本部米草布折等銀共十五萬二千五百
餘松江府亦擅借米草布折等銀共五萬三千
九百二兩矣浙江
龍袍歷年借支本部
京邊銀共二十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蘇松亦以

織造借三十餘萬陝西羊絨每運本部協貼銀二萬二千五百兩何借支之多也然而又有題晋爲湖廣司道贓罰南稅等銀原係濟邊正項歷年共晋七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稱採木用矣山東四十三年江西四十四年灾荒題晋稅銀并撫案贓罰銀共九萬二千餘矣又四十五年灾傷亦題晋四千兩矣廣東以四十四年灾傷題晋本年贓罰并監稅二千八百兩矣其四

川一省稅契則以晉充陝西協餉矣何題晉之多也然而又有歸稅監者則南直稅契銀每年三萬山東魚課商稅契銀八百餘兩奉安香稅二萬兩南贛關稅二萬兩自二十七年歸監四十二年臣部七年內題晉前銀奉

旨僅一半戶部工部然而又有縮于工部查三十七年以來節年織造河工并

府第共借去臣部一百五十餘萬

皇上試從
内供九邊餉銀指而數之三百七十萬之藏幾倍
而為三百七十萬乎而況支借也而況題番也
而況稅監也及他部之挪借即使外解即至猶
慮不數乃各省直所欠
京邊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萬又極虧
之數矣此太倉所以匱極而邊餉拖欠數多也
臣且為

皇上括大指而陳之
皇上必有洞然于此蓋太倉之數已定而不勝其
縮誰能益之分毫況欽而未必先也脫有如山
東江福之灾能保征輸如期守臣之請蠲請賑
直忍坐視耶然太倉所出之數已定而不勝其
盈誰能減之分毫脫不意薊宣兵變如征倭之
役能無車脚轉漕之費能力請之内帑耶然而
臣更念遼之兵未有已也前疏搜括而外又不

得不憂其卒而圖其始則有改折十庫物料查
隆慶元年禮科王治題甲丁二庫銀硃紅花黃
蠟等料各照時估折征銀兩觧部濟邊凡以十
庫之物用之有限而
供之無窮故為權其盈絀如此今查二庫實在顏
料共六百四十六萬一千五十八斤其間名色
頗多近年充積不貲歸之鼠壞多矣昌若改折
一年以後另征本色數百萬之金錢立可坐致

而于庫用無損益以無用之積折有用之銀兼以恤物力而補軍儲也其一改折弓箭弦條查
會典開載弓箭弦條軍衛有司俱有征折而民運居多皆解工部轉收戊字庫嘉靖元年奏准浙江等省蘇松等府歲解部銀于軍器局內傾匠團造四年以後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通行折價分發附近山東等省真保等府委官如式成造今每庫虛縻錢粮一萬餘兩而繊悉無

當于用何如改折一二年仍充本色即朽腐之
資皆軍之食也其一議晋各關折買錢鈔查得
臨清等處各收商税百官及軍士空名
賞賜積屋充棟不計其數近来給官少矣每軍士
給鈔數百貫計值不過數十文隨手而易之
九門錢户鈔逐月交納隨納而隨易各處鈔關通
同倒換抵存故事莫可究詰暫議折收銀兩觧
部俟事定之日照舊徵收錢鈔更于常額無得

而蜀東有籍若崇文門寶和店銀不過二萬何
難捐
天府之粒米果萬軍之枵腹一處織造以杜挪移
查得近來
御用日新
婚禮日侈凡內外
欽賞服色頻增蘇浙之民抒軸其空于是正項繼
之加增加增而至挪借近且借稅契借條編借

京邊蘇松已借三十餘萬浙江借支二十九萬此
皆積匱之所由來也凡所應還臣部責令補還
仍嚴
諭永不挪借斯亦補偏救弊歲計有餘之一策也
其他
御馬監勇士營馬匹粮草宜裁也供用庫買辦折
色濟邊也皆則科臣極慮之言臣亦同此心也
其各衛軍丁占役包粮宜革也錦衣衛月粮之

增宜清也又皆諸臣極慮之言臣亦共此念也
凡臣是疏所請不過以外庫之盈餘濟儲之不
足而已此積之待用而未能盡用彼則懸釜以
待炊而收其用于呼吸也又不過以後日之實
微為今日之權挪而已此積之不用而終歸無
用彼則枵腹以得一飽而收其于
封疆也于庫藏之出納孰重
皇上守在四夷而以一隅竭天下之力使臣橫索

幾盡也固

聖心之所必慮也

皇上四海爲匣櫃而以忽九邊之防使臣焦顇莫

解也固

聖慈之所必矜也今酋之頑亦孔熾矣初聞其來

則急聞其去則緩又聞其來則又急不知酋有

去來而伏尸流血之慘豈容一日去心念邊危

在旦夕而尚令持節之人操空拳以搏枕戈之

旅捧餓腹以殉臣不能以既罄之瓶實以天來
之物而消
皇上之枝枯幹萎之憂臣又不能以升斗之熬煎
當此大冶之鼓鑄而成
皇上內寧外攘之畧故揣慮至此而臣色已枯臣
心已碎矣是在
皇上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商于禍福利害之
原究于一時萬世之紐

慨然批發
立賜舉行寧直局促愚臣稍逭罪戾已乎
國之安危實在此舉也
職聞先臣張居正嘗以節年錢粮出入之數
錄進
御前如此疏者籌國苦心言言實歷漢臣所謂
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座右者也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河南道御史盧謙一本為恭繹

明旨謹陳一得以佐經久可行之謨以足軍儲以

維治平事臣聞治道自有長策經制不苟目前

故補塞罅漏者權宜也反本遡源者久道也台

頭燕河兩營軍士三月無根四日三亂至屢

聖憂今九卿會議又專

諭戶部務在經久可行煌煌

聖謨古帝王惟懷永圖之極思也近見議單多方
挪借謂借非耶永平已有脫巾之變各邊又有
效尤之虞謂借是耶一時之急可急而長久之
策不存九卿諸臣諒更有計在經久者臣不及
知但臣思天下之財源足以供天下之用況我
國家二百年來
德澤隆於千古法度鑒乎百王無事非經久可行
之規而於籌邊理餉尤悉今何以動稱不足得

無有不可行者為之蠹乎今日之議無他去目

前之不可行者以復其經久可行者而已請為

皇上陳之我

國家自軍國正供之外上鮮無藝之取下守終事

之常司農無仰屋之嘆軍士無枵腹之患此賦

歛之經萬世可行者也自賦歛之經變而權稅

起中使磨牙吮血不遺餘力民間膏脂罄入内

帑小民此時止餘皮骨正供安所得辦太倉安

得不空有司敲扑日煩徒使斧走逃竄耳宋臣
司馬光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官
臣亦曰小民之財其能有幾盈于無名之征自
縮於惟正之供闔
大內金錢不啻山積
皇上必謂此一財也取之正供以外者也臣謂即
挪正財賦而移之于此者也虛外以實內割肉
充饑之說

皇上之為
國家計亦左矣榷稅之非經久可行也明甚則罷
之便一策也
國初養軍之費悉仰屯田兵農互寓三軍宿餉夫
非經久可行者耶自屯鹽法壞而軍始仰給於
年例今天下父老之所以游談聚議臣一之所
以連章累牘求復各邊屯田者不可勝數矣而
屯田卒不可復蓋以荒邊鄰虜人不敢耕白茅

蔽翳人不能耕夫屯豈盡鄰虜穴盡諭荒土乎不有近者腴者之為將官隱占乎昔猶隱占之物今且明稱為養廉之田屯田養戰士奈何養將官將官自有正俸養廉奈何以屯田養廉荒遠即不可屯隱占獨不可問乎宜著為令曰自今以始凡將官養廉田悉從實占其坐落綜其畝數吐還于官聽官名人耕種即不然令本將承認子粒如佃户事例有侵占者罪無赦主其

事者選風力科道充之致塞下數萬畝之田不難也此清屯田以複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京邊之軍老弱冐濫法當清查人人言之乃當事動有意外之慮臣嘗觀宋扉籍代攝樞密使言兵多不精請與中書議減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今天下獨不得扉籍其人耳且良將用卒正其心一其力發如風雨止如丘山夫時當對

壘之秋將且如呼吸相應豈平時為將者反不能奉行簡汰之令于軍士乎故內之本兵京營外之督府道官當慨然以覊藉自任又藉將官之監否而次第行之于以汰兵饒餉易易耳至冗官冗役亦汰冗軍事例百萬贏餘若取諸寄此清冗濫以復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其次則歲報冊當求馬歲報冊者戶部於天下州縣每歲發一單止官考滿將二年內京邊錢糧填

註完欠于各年單中以聽考核也此良法也但
臣記為令考滿時查三十四年歲報冊部竟發
正從且冊中報完夫政貴有恒有發有不發何
以一發而肅吏治此冊歲當一發也臣尤有說
焉冊曰歲報則歲當一報也奈何必至三歲而
後報乎夫天下州縣官報滿之日參差不齊勢
不盡況三年之中事故難定其以一年二年離
任者不少此一二年若有逋負之條後人推為

前人之責而終屬逋負矣宜著為令曰每歲冬季各省直州縣預將部冊照明塡明用印鈐蓋申之本府府中司道暨巡撫查驗虛實彙觧户部分發該司覆具完欠者候考成日序積欠者司農分則叅治勒限完報府官亦照新例受罰但冊中不載民運款目自今以往亦當與觧京錢粮同科若是而京民運復苦不足無是理也即去任之官必無補員貽及後人是一年為一

大稽考具視參差不齊合為稽考孰為優也此
為歲報以為經久可行者之又一策也用人理
財法相表裡今司農之長止一李汝華其他部
院之中缺者亦且十九讒說部臣秉南北司之
水火污蠛科道諸臣部院覆疏遲疑不下而結
黨之
旨凜凜功責職者慮從此有空國之禍焉科道以
議論為職業會議邊餉正職業所在部疏乞會

九卿科道乃奉
旨惟有九卿而科道不與是已有奪其職業而使
之蕩然者矣林下諸賢若鄒元標等啟事徒列
賜環無期起復科道候
命有年就列何日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單餉其
小者耳此經久可行者乎然猶有根本之地焉
皇上靜攝以來果能至誠無息合天地之悠久乎
抑亦微有作輟乎如微有作輟此中便無經久

可行之主將悮以不終朝之計認為不可朽之
圖不則又明知其非而故執之矣願
聖衷無息與日俱新則本體常清鑑衡常定孰為
經久可行孰非經久可行不待臣下之義而先
已了然于胸中英臣聽見若此惟
皇上裁擇焉臣無任激切之至
職按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也今立為
養廉之名或占之或鬻之則所支常俸謂何

然必大脩農政而所清影占爲
國家之利若課其所占之值以爲軍興亦一策
也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光祿寺卿王守素等一本寺帑屢竭上供無措
亟瀆
聖明節浮定制以垂永圖以免曠職事臣等待罪
光祿職在上供帑藏空竭嘗三瀆
睿覽求所以濟一時之急圖長便之計曾未期月
何敢輕有言乎乃今事勢迫甚欲默不可敬為
皇上陳之萬曆二十九年寺帑告匱具疏題請大

約有三議設處也議催解也議垂永也于時兩次共借戶部銀約三萬餘兩併催征積逋稍齊燃眉職等即可無言矣今歲三月以來絕無解納庫貯無幾以漸支用見今止有庫銀一萬七千餘兩僅可補給五月分支放六月以後倘無陸續解到欲進宮則無可進欲給行戶則無可給

上而玉食之需下而匪頒之用限有時日項刻難

稽錢粮不數必至遲悞此職等所為悚然惧也
職等處必窮之勢身雖委之責苟不洞晰始末講
求經久徒以空文屢聒
聖聰而竟無濟于用此又職等所為大惧也查得
本寺每年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兩及戶部錢鈔
銀一萬七千兩萬曆三十年連閏月用至三十
萬四千兩有奇三十一年用至二十七萬三千
兩有奇則是出溢于入二年幾十萬兩職等但

能節靡祛蠹少盡綜覈之心豈能神運鬼輸別有裕饒之策而年來尚可支恃者其一則在設處乃今逡餉告急太倉枵然即前所借三萬餘兩本部隨陸續扣還而設處之計窮矣其一則在督逋乃今所逋年遠總屬烏有近年以來大約完在八九分以上負欠幾何而催解之議又窮矣惟以額派見征不及二十四萬之錢糧欲支今年加閏幾及三十萬之費用巧婦所不能

炊心計所不能算職等相顧而嘆計無所出安
得不復以垂永之議
上請查得
肅皇帝中年本寺亦嘗用至三十餘萬濫觴已甚
赫然
英斷創立查刷通悉行裁減至于
玄修供饌賞賚品物悉自
内帑發出多或千兩少或數十兩覈之舊牘月不

絕書不以煩本寺遂止用一十七萬兩以致帑
藏盈溢所錄節與不節其効相懸如此仰惟
皇上久道成化
慶典日新酌盈濟虛永垂定制宜在今日者亦
肅皇帝創設查刷之時已本寺典司最煩米鹽器
數安足瑣瑣以瀆
宸聽然拆之則細而不勝牘積之則多而不可繼
此所以日益日靡以至此極也職等畧而言之

宮分日增
膳羞宜益不敢輕言也乃若送獵迎春之供養署
月之乳酪與
御前不時之傳討前此未嘗有者不可以少節乎
欽賞酒飯原有定規不可輕裁也若乃宮匠之卓
席與監匠之供給或其人已虛其工已止與夫
澆頭切麵常例續添之盒舊籍所不載者不可
以少覈乎

隆德等殿之好事
萬壽祝釐不敢輕議也若乃一晝夜忽增而為三
三晝夜忽增而為五且同一殿也有額設又有
傳設有舊傳又有新傳其果品油麵或以倍或
以蓰非獨兩年以來迴有不同乃神不可瀆今
亦不勝其瀆矣有其舉之不可酌而省乎至于
器皿成造匪易搬運有入無出而額日廣白粮
起運最難支放有增無減而度日空舊時粮米

阻凍春深方至未聞待放之急也去冬以來嗷嗷待哺幾缺數月緣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婚禮兩舉傳取多端米之出數浮于入者一萬一千七百石有奇則事勢之窮又不止于庫銀而已者職等蒿目苦心莫可額空事勢至此涓涓宜惜可更以實漏卮乎皇上以職守責職職等安所逃罪職等亦不敢遠有所引使迂而不可行即如

肅皇帝之查刷用止一十七萬
皇上初年用十二三萬及一十五萬
內庭供辦充然有餘此皆近事明鑒且初年盡以
其餘貯之本寺以待
內庭之取用者凡一百一十萬則本寺所儲猶然
內帑與其侈而靡之毋寧儉而存之此職等區區
守職之念不容不罄竭于
聖明之前也夫

國家大體寧有餘以需急無不足以露肘故可以
守之久而不變未聞每年虧額數萬措處無方
徒屢塵瀆則安可憚于改弦易轍不為之深計
哉伏乞
皇上勅下職等會同巡視衙門移文
尚膳監查照原題事理悉心稽覈其有事關
内庭職等不及知者仍乞
天語叮嚀該監一一酌議某項一時暫停令應停

止某項不係緊要今應裁革某項于體為煩于
額為浮今應量減分數總之量入為出求可遵
守倘再有不足乞
勅戶部從長計處務足額用緣本寺供應錢粮悉
隷于戶部部有餘不足一聽本部調度非職等毫
末所能與者裁議已定出入有經庶幾職等得
以殫心竭力少修職業之萬一不然株守虛帑
而拮据何補于尸曠惟有束身待罪而已

臣按光寺每年錢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又時有逋欠不如額者

神祖初年用十二三萬多亦至十五而至巳後漸至三十萬出浮于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何可問也

三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為生民靡爛已極

天心亦儆特嚴謹循職守率屬申懇亟行切要實政以光

聖治以信
聖言事窮惟
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百弊政不如
去其尤況乎異常灾變于以轉異為祥尤關盛
衰理亂之機毫不可苟者頃自
皇陵異變尊火燒樓妖虫食樹近因陰雨連綿
諸陵之神道橋梁冲壓渠淪又見告矣向奉
諭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為言顧切要之實政原非

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生民隅泣而不得沾
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為之梗哉則今日
實政之當修更孰有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其列
凡臣聞古者帝王見珠璧而投明王以金玉為
賤識見夫瓊瑶在御無救于饑寒精熒盈相初
何關于身命心堅無慾法作于涼用能世培永
基人傳永譽即霸國之主尚能卻照乘之珍鄙
白珩之寶況乎巍巍聰明天縱之

主乃至以貨閒哉斂蒼生之怨氣割高世之榮名竊為
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論則礦務宜先罷也天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相同利小而散之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故聚斂而菑害叢生大學致祥于末簡好利而不奪不厭軻氏垂示于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救假道之危

大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禩
一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務宜先罷也古
者國家無事則講求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
策君臣殿陛以談經論道為常經薄海黔黎以
耕田鑿井為本業安有鑿空四海之山椎及三
家之市驚蛟龍之蟠窟剖螺蚌之生胎操戈扶
矢如嚴大敵毀室踰城如捕亡子經十數年而
不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世道之切要

論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漁臘翼虎炰烋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姦子女而淫污掩口素封垂罄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而九死以致根曲愁歌人與為怨火焚水塟家與為仇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以人情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採擢一興生民之骨肉既多斃于群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多潤于郡

奸之囊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數年来催拖欠而拖欠総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鏺而契鏺少撈庫藏而庫藏絶課鹽筴而鹽筴薄求贖鍰而贖鍰銷外府一空司農若掃仰屋而嘆莫知持籌是以為政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王人出令信比四時

皇上三年以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夫政虐而後停止政善則曷曰停止為停止而後

稱仁愛未停止則安稱仁愛為矣不安于心而
姑徐竢于后日以繼日更待何日日或可待而
民安能須
玉音且為反汗
天而有戲言赫赫
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
聖諭之切要論則曠職宜先罷也前
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因宜擇之

命識徵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
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欲庇民者也
皇上方任貂璫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翩翩布列
乎是廢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又曰
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緹騎詔獄強
半為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
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採榷之意旨遂釋此輩
乎是逮繫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

皇上之取礦稅為帑藏竭耳臣等素無桑孔之策
而令
皇上以礦稅朘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
不得恤其獄缺職曠官自臣部始臣罪滋大臣
惧滋深是以敢體相連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
罷也
皇上果以蠢蠢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
我生死自我惟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

為

皇上之所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當注念者也姑

不敢近陳莫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

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年所矣所為供七襄九旒

之服者非民耶所為備八珍九鼎之膳者非民

耶所為供

乾清坤寧離宮別館一切土木之工者非民耶修

三加之儀則民備冠服講

大婚之禮則民篚筐上
慈闈之
聖壽則民倫甘旨謁
天壽之諸陵則民倫羈靮
介弟之分疆諸王之出閤則民倫輶軒賚裒黃流
為梗漕艘愆期則民倫疏鑿牽輓西征哼拜東
伐倭奴南滅播酋比禦强虜則民荷干戈而供
芻秣以致身亡寧武首喪九邊血浸鴨綠之江

內潰夜郎之竄哀哉斯民
皇上誠一靜思自服食之微以至
宮闕自慶吊之類以至征誅自周廬之近以至海
隅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間何嘗有晷刻不用
之民力是民亦何負於
國者乃民方懽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
皇上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趨以釋

皇上之憂而
皇上不少去其憂民方竭蹷以赴
皇上之難而
皇上不少恤其難竊意
皇上靈塋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忍矣夫民心
即
天意也
祖德即民瘼也故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傾民之家產

天且以雷火而燬

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膏脂

天且以妖虫而蝕

祖陵之松栢

皇上以能以礦稅而轉民于溝壑

天且以霪雨而決

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未有不念祖宗者
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故兆不在他而獨
及于
皇上最行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晨乩未入而
昭陵之墓栢先摧泥馬初南而犖洛之枋頭預墮
祖宗陵墓之灾祥其關于
國家興亡者若此今之孽火妖虫淫潦流滯恐不
上唐陵之摧栢宋廟之朽題已也故臣以為欲

回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
與民更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
在躬行不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必決無勞再計
今日之事誠當皇皇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不可
須臾緩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況
皇上誓發于口而
天地祖宗實式臨之
祖其可屢誑

天其可屢誑耶臣等民部也職在民則言民觸目
激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附犬馬之忠
伏望
皇上俯鑒群情
速賜採納施行
臣按礦稅事起諫止之章幾滿公車明白愷
切無逾此疏者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一本寺帑勢且立盡供應時當亟酌懇乞

聖明特勅裁定以袪浮費以佐實用事臣惟帝王享國長久者其吉祥善事必與時俱新其匯頒費用每隨時定制固不膠于一定亦不流于靡汰惟于不得不費之中留有餘不足之用以待不時喜慶之需斯所稱不竭之源而儉德之矩

也臣巡視光祿寺三年于此矣即以三年之用
計之萬曆二十九年用銀二十三萬一千有奇
以視該寺額銀之二十二萬兩戶部錢鈔銀之
一萬七千兩僅僅未至溢數乃三十年則用至
三十萬四千兩零矣三十一年亦用至二十七
萬三千兩零矣中間
典禮應用者固多而别須加增者亦復不少兩年
共透用過額外銀十萬三千兩零此十萬三千

兩者非寺帑原有此全積也先是寺臣焦心時詘疏請設處臣蒿目逋欠連歲查催以故司農之借撥省直之催解猶足接濟抵補支持到今乃今則太倉懸磬借貸難復言矣逋負幾完查催不足恃獨有當年額解供當年之用而用有增益解無溢額今實在庫銀止有一萬七千餘兩直可補五月分支用耳六月以後之解納尚屬杳茫而六月以來之供應正在緊急宜寺臣

之深思遠慮直為此疏請也臣查自今年正月起至五月終止纔五閱月已用過銀一十一萬二千七百兩零視一歲之額入殆半矣此後連閏月計之何啻半年經費即使盡數計足亦不足供今歲之出況乎歲復一歲長此何極是立盡之術而必窮之勢也窮而變通此其時也仰

惟

皇上聰明天縱節儉性成一切供應傳討何者可

省何者不可省何者可汰何者不可汰當有不煩再計而較若列眉者准歲入常以制
國用留歲出之餘以裕
國貯此真萬年不竭之源可以供不時
慶典而無不足若澤此不為而徒藉口於設處催徵雖三尺之童知其小可何者額內可催額外不可催也異時能處今時不能處也臣與共事
御史錢桓與寺臣深計獨有及今節浮定制為

第一要圖其他非臣之愚所能及也臣伏覩
肅皇帝當靡濫之時
大奮英斷創立查刷御史一意撙節其後週歲所
用不過一十七萬有奇至今頌
肅皇帝享國長久而
朝無闕典
國有餘財所繇變通適時而規模宏遠耳我
皇上勤思紹述動法

皇祖萬年經費宜裁定自今不宜日廩廩而憂不足伏乞

斷自聖心渙發

天語通將一應可省可汰之費

明勅該寺款列

請裁永著為令其目下觧納未到併

勅戶部暫從接濟寺臣幸甚臣愚幸甚臣無甚激切待

戶卽入臣

命之至

臣按此疏與光祿寺卿王守素意同愬之不外量入為出四言耳

萬曆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兵部一本遵奉
明旨摘陳修復屯田事宜伏乞
聖明採擇以俾邊計事竊惟屯田一法乃倣古者
兵農合一之制而專主於贍兵肪于漢盛于唐
延修于宋而大備于我
朝之初制承平二百四十年來海内軍衛屯政隳
弛已極

祖宗良法美意寢以亡失大都邊軍不時力作內地恒苦兼併隱占多而丈不清欽藉多而弊莫能詰也今欲舉修內屯田而盡復之其勢未能則當自邊方始欲緊諸邊屯政而修舉之其行有漸則當自邊鎮始何者塞下粟多軍實饒給可以省餽運之費深濬溝渠繕葺圍埂可以限戎馬之足老兵稗卒轉緣南畝可以汰冗食之衆井里屯堡相依為命可以聯什五之心生聚

教訓農戰兼習可以收富強之効一舉而五利
附焉訓令農司之積貯已不足支旦夕東南之
民丶力將不能勝轉輸沿邊戍卒在在枵腹市賣
金繒歲歲溢額無論于近日遼薊夷虜交訌可
爲寒心即晏安無事以委罄之金錢歲支無窮
之供億不出再歲吾已束手坐困矣是尚不亟
討求實邊之長策而僅倚辦于錙銖之那湊哉
是以御史因奉

明

詔旨擧時艱彩歷邊塞相度地宜委見邊地之必宜開墾屯政之必宜經理增餉之不可為常搜括之不可為繼擧畫條款累累萬言皆可實見諸行為舊地慣財力為邊鄙計長遠也既臣部私計以為各邊之與遼左其難易各有不同

聞諸邊有塞軍人就屯塞下不恒遇虜縱有寇犯已預收保其為趨避易遼左塞皆耦耕之民值虜騎猝至則人畜立盡其為趨避難諸邊責

腹之地已鮮遺利其岡阜磽瘠近塞汛湃不盡
可耕其為開種難邊左土曠人稀河流從塞外
游蘆灌溉可以播為水田高原沒腹收穫亦倍
其為開種易如按臣言臣部必其可行于邊左
即未敢槩為畫一以必行於各邊惟是
廟堂注向所在
嚴旨責成有加督撫邊臣時不乏公忠體
國其各方多溝洫修復廢墜務使塞下原隰盡堪

樹藝歲收子粒不受侵牟盡一鎮之地力即可資一鎮之兵食省一分之轉餉便可留一分之
國用秦氏之所以强于天下者不過農戰而已驅老弱于農而兵之領未嘗銷役丁壯以戰而養兵之費未嘗詘轉虛耗而為强實策莫便於此也昔人奏屯田便宜十二事臣部謹因原
疏事理條為十二目詳于遼左間及九邊總之因御史所已言明臣部之職掌且兼佐大司農大

司空之籌議惟

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定地畝

按古井田之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是為一夫之田夫九為井井方一里是為

一井之法我

朝制屯軍受田五十畝是僅半于夫田即方里

之內岡阜醇薄居半可為屯田四百五十畝矣據按臣稱遼自山海關北至杏山錦义古屯歷廣寧以東逾三岔河迤遼瀋開鐵一望甌脫可墾之地不下二三萬頃遼土故饒種五畝地可收子粒十三四石腴土拋荒深為可惜相應如議行督撫轉行該道躬為丈勘要見每道轄除見墾熟地為民成業者不必清丈其餘荒地堪以屯種者酌若干頃分其

段落次其經界編其號數畧做魚鱗圖冊例
倫細開造以俟軍民應撥屯種者按圖給之
自古開荒聽民自便然不若授以畫一之令
然后可以聚衆可以息爭南齊李詞表立屯
田欲令刺史躬自履行精尋灌溉之源善商
肥磽之異令之各邊似可通行毋論道理廣
狹地畝多寡但有荒地可耕者俱責成督撫
屯道文勘明白造冊送部伏候

聖裁

一核軍數

夫地與水之相比也耕與戰之不相離也自古而言厥后或田宛葉以平吳或耕西零以疆漢不離戈鋋仍借墾闢未聞軍以為屬而戰功亦成
國初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法甚善即
明旨所謂

祖宗時專以屯政寔邊轉輸甚少而今大不然矣據御史稱兵額日減粮餉倍增議于遼軍八萬中簡其老弱蠢怯者十之二三何承矩二萬四千人驅令屯種使彼無用亦為有用深得用弱為强之計且此輩皆負作苦疲于奔命若得歸農如弛重負軍未有不趨事也者切計遼軍如此偹邊亦然若一營之內畧做宋人分別調守二號丁壯者徼調懦弱者居

守于守之中議分為上等其下等者乃率之屯種捺撥執耒必且忻然其有悍于為此者皆緣貪弁包折或充為私橐一聞營田便以營伍空虛為觧牵縪于伍將實使之合無通行各鎮督撫先擇營將智廉者令自覈實見在軍數其可以徼調者有幾可以居守者有幾可以屯種者有幾開報覆驗簡什之二三諭使就便為農以屯軍之勤惰别營將之殿

最一鎮就緒則諸鎮向風數年以後將不約

自勸矣伏候

聖裁

一給牛種

夫貧軍素無恒産仰衣食于縣官按月支給不能果腹一旦挈一片荒地與之責成開荒就熟且輸官廪其何所措手足哉古人為民經始者至于家置器物一堂之内靡不周悉

景泰中總督都御史李秉清支宣府官銀買
牛給耕種
詔給銀一萬兩天順中有言勞軍不便者都督楊
能等以為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自罷兵以來
人畜蕩盡幸
朝廷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稍得安其生此官田
給牛之明効也
請勿更改便今議修復屯制前項牛種未有所

出御史議及民屯欲寬其二年畝稅以為牛具種子之費臣部竊為畢之當念猶培于民初年開荒未有利入其官給本折月粮未宜遽停合無即以應支粮銀預給半載令自置買耕牛農具當官驗烙毋使虛應待其秋成粮足自給然後開除本折仍議免其次年之稅三年成熟然后起科于是額餉未始增損而足以役使貧軍于趨事伏候

聖裁

一廣招募

軍屯則用軍力趙充國諸留兵屯湟中是也民屯則用民力晁錯議徙民寔塞下是也今海內承平民安土重遷移民實塞法有所不行然尚可以招募者有一二土著南兵土著之說據御史疏以給軍不盡土田多方招佃聽擇所便俟三年而后科稅又置堡塞以居

之濬壕樹楡以護之懸首虜功以厲之其事
偹而其說詳矣然而邊地濱河處所可興水
田北方居民少習穡事惟浙之東義烏武義
諸處地窄人稠相尚胆勇投身行伍無階自
見昔奉有
明旨許其傑魁有智者自招農兵以來每一壯兵
許携家屬一人壯兵收兵之尺籍餘丁給以
田畝北五相連令其開墾池漕溝洫自所饒

為亦可教習土人漸知水利數年以來稻麥
粟豆之利充溢遼土矣有能倡率統攝其衆
者授以屯田千總功成敘錄一體登用彼方
好義子來必衆三十年京東水田之議頗有
成効惜為之未竟未睹全利是或可以兼行
于遼者也伏候
聖裁

一薄徵歛

據按臣稱遼鎮見種屯地一分納谷八石荳四石大小草豫項銀約二兩四五錢科太重矣若新派種屯地歲收不過四分之一計種田一萬二千頃給軍之外可餘三十餘萬石臣謂遼地膏沃故自應爾若舉例九邊恐不相侔按屯田紅牌事例每屯種五十畝除月粮十二石外餘米六石上倉最為善制嘉靖中副使潘潢疏稱陝西漢沔全完最稱沃厚

然猶不能守舊計田百畝而始給軍十二石無言餘米則歲之日蹙如此矣故與其過而歛之也毋寧過而留之及今修伏屯法在邊者宜聽撫按隨宜議科若行于諸邊仍以五十畝除自給外輸納六石為止又當辨其等則焉附城附堡近水易耕墾者為上則近邊原隰平衍者次之冲險高亢低薄者為下上則如法征粮中則減十之三下則宜聽自便

耕種永不起科但使地無遺利邊有遺粟糴價平賤軍實自饒此唐李泌所以屯京西也

伏候

聖裁

一置屯堡

臣聞昔人屯田之法大率四里一屯屯十六井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實以田畝軍令可以制戎

馬防冲突今古制未易做行若御史所謂并
小屯為大屯者近之約二三十里間置堡城
一座使附近屯戶零散者聚處一城濬壕三
道多種榆菼一遇傳烽各斂物畜據堡堵禦
其法良便又據開報西北衝要邊堡極額塌
者二十餘座烽臺應修築者百十餘座按臣
損贖已包完清河六堡墩臺七十餘座合之
臺堡便可做行相應行會督撫詳議修復應

用軍犬鹽菜銀兩及城門鐵斤犒賞諸項今動官銀約若干數量照薊鎮歲修邊工户七兵三事例而工部亦酌量估之歲發貯該鎮聽各道呈明領用仍酌議年限以課其成前項屯堡邊堡若成則附近屯種者有所憑依雖大邊未築緩急收保必不全為虜有而未耜舉趾者稍恃無恐矣諸邊傍塞屯堡近為廢圮不獨一邊為然自當通議舉行伏候

聖裁

一議修防

邊地在在可耕而軍民不敢力作者為無塞
也按臣大指以邊墻不修則屯塞不得而固
屯塞不固即人民不得而聚人民不聚則屯
地不得而種故直以修防為第一義舊議工
費浩大既格不得行今議欲鳩全邊人力今
年塞河西明年塞河東計用軍民夫三萬五

千人用護耕精兵五千人築垣一千四百餘里工分兩歲歲役百日加鹽菜銀不過六萬兩而大工可成豈非全遼數世之利哉唯是原創非常事宜愼始全無准行督撫衙門會議妥確果係保獲全遼大利軍民樂趣則不宜吝嗇小費及時修舉以建不拔或稍待西虜受款建夷弭伏之后軍有餘暇再為后圖且先將屯種一節設法舉行務在從長計議

覆
奏伏候
聖裁
一清中納
國家以塩法實邊召商墾田塞下納芻粟中塩
是以大買爭赴邊催募耕種輸納之外常有
餘粟邊廷露積士飽馬騰自弘治中外行改
折之令而故法廢矣然邊左猶輸納本色者

邊土曠民稀谷賤易買黠猾商計所納折色之費不若輸本色之利故執此不變然直以賤買輸官非躬耕墾而得之者也久且寫買寫賣虛出通關雖厲法禁之不能止即所止米荳俱濕爛敗朽不堪人馬倉兇軍一票不足值四五分而又有往返脚力守候盤費之苦是安用此中納為乎至于小大諸折色納𨍏司拋棄荒田誰復耕種乃以本色派之民

閒歲僉富户上邊輸納甚苦蕩破家産害不可言若各邊修復屯政則邊之本色可以仍作改折歸還户部歲將折銀解邊使運沾實惠居宣大諸邊舊所拋荒商田能悉墾闢就地輸納足贍軍旅即大户代買粮草亦可停免事有循其虛名而無關于舊制之存否狥其虛利而反為軍民之實害者此類是也據題遵塩中納歲該銀四萬一千三百餘兩當如

御史言徼其折色為便伏候

聖裁

一置常平

粟貴病民穀賤傷農所從來矣邊人所以不願也種者自輸官自給而外縱有餘米不易得售終歲勤動至不能易匹縑故不若輕賫入手衣食從心惰窳廢農職是之繇臣愚以為莫若以常平之法收之就近堡城置立倉

厥歲稔田熟就民間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
之米麥荳草設法兼收平時收放軍餉但支
正納屯粮值大荒歉乃減價平糶遇急征發
乃就倉轉運可以救荒可以應卒邊民穰穰
皆為利往雖甚衝險瘠薄必不拋棄前項民
屯一法庶有應者收糴之銀恐
帑無餘羨則如前說中納折色便足支用或以
賸軍扣留餉銀充之即遼左一鎮歲用四萬

三年平糴可積五十餘萬谷即唐臣陸贄所謂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粮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者也合無行各邊督撫隨便設法舉行伏候

聖裁

一覈養廉

武官之有養廉田非制也然昔人招募之法有能以百夫耕者為百夫之長能以千夫耕

者為千夫之長則鼓舞激勵或藉如此邇來西北諸邊附近城堡有膏沃善地武人未嘗不抑勒貧軍使為耕種力借于軍利歸于已而公家反不得一菽之用今若設法簡汰弱軍散歸屯種而復有養廉田名識恐久之諸軍盡為貧將役使公私之田俱荒而養廉之入獨厚威留勢禁理所必至臣部謹酌御史條議參照嘉隆間事理條邊將原有養廉之

名不必有但查係所部屯軍能輸餘糧如數入官者即以在官糧二十之一為將官養廉之資而外擢奬勵叅罷亦以糧石完欠為例庶前之有所圖利而后之有所顧畏將自督率其軍而軍自聽命于將勝于田畯嗇夫日勞来而勸相之也宜俟屯議稍有次第各邊督撫酌量地宜為之限制伏候

聖裁

一專責成

天下無全利之法而在乎行法之人戎馬在郊飛羽沓至而言務農講武涉于緩甲胄生蟣瘡痍未起而言修防任地近于擾然苟其任者之得人則緩乃所以濟急而擾乃所以永逸按臣備引趙充國韓重華何承矩之所以得虞奕耿望范雍之所以失誠慨然有屬望豪傑之思焉臣以為督撫總其綱者也沿

邊屯道舊無專設然守巡多帶銜屯田水利

勅書開載責任甚明屯田道之

勅曰督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以致荒蕪

及令惟催徵逋欠即以為盡職而開荒益餉

之事宜不言矣是宜慎擇彊明廉敏實心任

事者以充厥任使調劑其軍情相度其土宜

增損其制度多方講求俾有實益仍乞于督

撫按道各給

特勑一道嚴為責成俟三年考績果有成效即為
超遷而督撫之陞廕視其督率所屬屯政何
若為之差等按臣復
命亦視其所督察幾何為考成分數庶幾各殫乃
心共襄厥事不得藉口于迂緩亦不至督迫
而增擾宋辛棄疾言
國家經畫幾年不睹實効所以馳而使之耕者非
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什

百而害已千萬矣臣是以知得人而專責成
之要也伏候
聖裁
一慎減餉
臣部所條覆諸款或依按臣所已言或推廣
所未言或擬通行諸邊或擬單行遼鎮總之
仰遵
聖旨數陳一得然而竊有所懼也語云見卵求時

夜見彈求鷄犬軍需之急迫在眉睫之間而屯種之利賴在數年之後講求長策以為遠計則可急言銷兵以隳邊事則未可臣等恭繹

明旨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得因循怠玩專靠增添但言助之非全藉也但戒勿增匪減之也邊之按臣邊事得于目擊宏議發自忠肝臣部覆議未能周悉然不敢漫不經意以浮議

塞責倘中外協心仰承
德意簡贏弱之卒以事耕耘留歲額之餉以募壯
勇久之積儲既充
國餉自有斯一舉兩得有全利而無全害今中
外之絕公私窘急誠恐當事不察以為兵已
減其什三則餉亦可省其什三又以屯粮歲
約入數十萬而額餉亦可減撤數十萬是戍
已之尉未遣而庚癸之呼先聞卒噪于內虜

乘于外則失

祖宗良法古人善制言臣苦心臣部費詞其無乃以速釁孽而階之厲乎竊謂戶部歲給九邊額餉必如其期挪湊雖艱斷難議減即臣前議屯軍秋成應將本折開除者寧以開除之數留貯各邊餉司以備征調俟三載以后

聖明乃可詰問邊臣所收獲若何歲所節嗇若何士馬簡練若何浮冗減汰若何任之有其人

行之有其法睹之有其效然後可以中外通融裒益以舒困乏斯謂積于不涸之倉而取于不竭之府矣天下事有日多而無日少任事者有急圖而無速効臣等不敢不悉心預白之者也伏候

聖裁

臣按六府稱金木水火土穀故利溥而效遲者土象也屯政雖得人而脩舉然其利賴在

數年之後額設之邊餉不可議裁所謂戊巳之尉未遣而庚癸之呼先聞者可虞巳